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 第十四回 姊憐弟書房送信 母恨子臥室餐刀

徐氏怒不可遏，就走到廚房裡去。金定認是母親煮午飯，連忙跟到廚房裡來相幫。哪曉徐氏並不煮飯，走進廚房，就將一把廚刀拿在手裡，又尋了一塊磨刀石。金定道：「母親，時候不早了，我煮午飯吃罷！」徐氏只做不曾聽見，一心只管磨刀。金定問直：「母親，要磨刀何用。」徐氏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的好女兒！我對你說，今日晚上，我要殺那官保小畜生。你不可外面走漏風聲。倘若被官保曉得，連你性命也活不成。」金定聽了，戰兢兢答應曉得！徐氏道：「你到天齊廟裡去對師父說，叫他今晚不要來，明日到我家來。你要悄悄的低聲對他說，不要給別人聽見，速去速來！」金定連忙答應了一聲，起身出外，含了眼淚，走到學堂裡，低了聲音對有仁道：「不好了！你把和尚趕出了門，母親起了歹心，今夜定要殺你，你晚上不要回來，就在先生這裡住一夜，且等明日再到家中。千萬不要說出是我來通報你。倘母親知道是我說的，那時連累我也活不成！」說著又道：「弟弟，你今晚千萬不可回家。我要去了，恐怕耽擱時候，母親要起疑心。」

金定說罷，揩揩眼淚，忙忙的去。

王有仁聽了姊姊這番言語，嚇得三魂出竅；要哭又不敢高聲，苦在心頭，不言不語。少停放學，眾學生都回家去了，只有官保一人，腮間掛著兩行眼淚，獨坐書房不走。錢正林一眼瞧見了，詫異著問道：「有仁，你為了何事，這等模樣？」有仁聽見先生問，便雙膝跪下說道：「先生聽我告稟。自從父親去世後，母親在家，不守婦道，然則家醜不可外揚，這話我不能說了！」錢先生道：「不妨，我與你是師生，也是自己人，不是外人，何用隱瞞？」

有仁這才和盤托出，說道：「我家母親結交了一個和尚，就是那天齊廟裡的小納云。只因爹爹死了，要唸經，成了苟且。今天走到母親房裡，看見這和尚也在房裡。我就對他說，你是出家之人，豈能走到人家房裡，成何體統？這和尚被我趕出去，母親又被我說了幾句，我母親登時大發雷霆，她說你要趕出和尚，我明日就要嫁人，看你怎樣？我就到爹爹靈前，哭了一場，才來到書房裡的。方才我金定姊姊來告訴我，娘今晚要殺我，姊姊叫我今日不要回家，就在先生這裡住一夜。」說罷大哭。

錢先生道：「不妨事的，快住了哭，待我送你回去。倘你母親要打你，有我說人情，她就不打了。」錢正林口中雖這樣說，心裡在想：「哪有娘殺兒子之理？常言說得好：『虎毒不食兒。』想必是有仁言語中忤犯了他母親，要打罵則有之，要下毒手殺他，我想起來，斷無此理。但有仁懼怕，不敢回家，只得待我送他回去，看他母親怎生光景？我就與，他說個人情，諒必無事。」隨時有仁道：「待我送你回去，與你說個人情，母親就不打你了。」有仁聽先生這麼勸解，也就略略放心，拿了書包，跟著先生回家。

錢正林來到王家，見了徐氏說道：「我到你府上，非為別事，因為你家有仁言語之中，忤逆於你，有仁畢竟是個孩子，要你饒恕他一次。」徐氏一聽這話，早明白錢正林的來意，故意裝著笑臉說道：「先生請坐。我家有仁伶俐聰明，奴家與亡夫素來愛如珍寶，哪裡捨得打，哪裡捨得罵。他是從小孝順，從未逆我做娘的，先生不要誤聽人言。」說罷，叫聲道：「官保，你去打一壺好酒來，先生難得到此，喝一杯酒去。」錢正林一看這個光景，卻不像要打他罵他的樣子，便道：「大娘娘不必客氣，今日天色晚了，改日造府，再來叨擾。」作了一個揖，抽身便走。

官保見先生告辭要走，他就送出門外。一路走的時候，口中連聲叫著道：「先生，今晚回府去了，學生只怕明日命歸黃泉了！」說了這話，兩淚交流，不住口的又叫著先生道：「學生如明日不到書房來，即是死了。先生你要來看我，還要求先生給學生伸冤雪恨！」錢正林聽了，用言安慰道：「我方才聽你母親口氣，並無打罵你的意思，想殺子之心，總不會有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說著回館去了。

有仁無可奈何，只得走回家裡，不敢作聲，晚飯也無心去吃，戰戰兢兢，睡在牀上。只聽徐氏叫道：「金定，你到房中去睡罷！睡在弟弟腳頭，不許多嘴！」金定答應曉得，含著淚走到房中去睡，就悄沒聲的對有仁說：「弟弟，你今夜就當心一點！」有仁就枕上點點頭。金定不敢高聲，暗暗啜泣！

徐氏打發金定睡了，噁心驟起，咬牙切齒，到廚下去取出一壺好酒，獨自一人，自斟自飲，吃了一杯，又是一杯，將這一壺酒，飲了個點滴不剩。側耳一聽，譙樓鼓打三更，就將那日開磨的一把廚刀，拿將出來，再拿一塊白汗巾，緊緊的在眉頭上一紮，又將兩隻衣袖，高高的挽了起來，一手拿了一個紅燭台，一手拿了這一把明晃晃的廚刀，三腳兩步，跨進房來。

這時有仁睡在牀上，滿腔苦楚，尚未睡著，兩眼看著母親。

見她這副模樣進房，情知不妙，連忙一個筋頭，跳下臥牀，怎奈唬得渾身發抖，哪裡立得定腳，心中忙亂，雙膝跪下，連聲叫道：「母親，親娘，饒了孩兒的命罷！從今以後孩兒自當改過，孝順母親，不再忤逆。待我到天齊廟裡去，請這師父到我家裡來。我家無親無故，正少一個當家人，請他來還了俗，由他照管家裡的事。親娘，饒了我！饒了我這一條命，別的不看，看在死去的爹爹份上，饒了我的小性命罷！」說著，號啕大哭，哀求饒命！

徐氏良心已橫，哪裡肯聽，倒豎了兩條眉眉，罵一聲道：「大膽的畜生！你如今口裡甜得如蜜，心中苦如黃連，我今夜不殺你，你就要當官告我，少不得說我與和尚通姦，這是你的真心。今日饒你性命，就是害了自身。這叫做斬草不除根，春來又發青。」說完了這一句，一手起那把明晃晃的廚刀，一隻手拉住有仁的小辮子，不由分說，手舉刀落，只聽咔嚓一聲，那顆血淋淋的人頭，已提在手中。可憐八歲孩童，為了一言冒犯，竟被殺死！

那金定睡在牀上，眼睜睜看兄弟苦苦哀求。她幾次想走下牀一來，幫著兄弟求娘，無奈見徐氏像兇神一般，哪裡敢來說一句，只是心中叫苦！如今看見鮮血淋淋一個人頭，更加嚇得渾身發抖，縮成一團！徐氏柳眉直豎，惡狠狠的指著金定道：「你要高聲喊叫，我就叫你隨兄弟一塊兒到陰司裡去！」說罷，將人頭向地下一丟。金定被徐氏這麼一嚇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連忙將身躲在牀後。徐氏坐將下來，心中一想：「這個屍首怎樣拿出門去？待我慢慢想個主意才是。」想了一回，將身立起，便將有仁屍首上的衣服，剝將下來，用刀分為七塊，裝在油缸之內，那缸上就將剝下來的血衣遮蓋了，然後將油缸放在牀腳裡面，外有牀幃遮住，心想：「稍待數日，得有機會，即便拿了出去。」轉身又到裡面去提了一桶清水，將那地上的血污沖洗乾淨，又把這刀也洗淨了。

此時譙樓上已經鼓打五下，金定是嚇得目瞪口呆，渾身發抖，躲在牀後不敢出來。徐氏將這事做完，收拾乾淨，叫聲道：「金定你來，不要害怕！你是我的好女兒，我今日有句話叮囑你，不許你在外人面前說出。倘敢走漏風聲，我就要將你和你弟弟一樣。」那金定哪裡還敢啟口，只是連連點頭答應。徐氏這才將那紅燭吹滅，同金定上牀睡覺。

再說錢正林先生昨日晚間送王有仁回家，今日坐在書房中，眼看日已將午，不見有仁上學，心中有些狐疑起來，一想到有仁臨別的話，頓覺放心不下，便叫兩個學生說道：「你們兩人到王家去，問問那王有仁，今日為何這個時候還不來上學？」

那兩個學生領了先生之命，飛奔走到王家門首，只見大門緊閉，就用手敲門，問道：「你家王有仁這時候還不到書房裡去，先生叫我們來問！」徐氏開門出外說道：「我家有仁，今日到母舅家拜壽去了。」

那兩個學生聽徐氏這麼回答，轉身走回書房，回稟先生道：「有仁母親說，今日有仁到母舅家裡去拜壽了。」錢先生聽那兩個學生這等回話，心中仍是疑惑，便向這幾個學生吩咐道：「明日放學一天，我有事情。」原來有仁的母舅，與錢正林先生一向認識，他想：「明日到有仁母舅家去問問看，究竟有無此事，再作道理。」眾學生聽先生說放學，個個歡喜。